

金陵血证

南京大屠杀纪实故事



·朱成山 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朱成山 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陵血证

南京大屠杀纪实故事

金陵血证
南京大屠杀纪实故事

朱成山 编著

桑麟康 插图

吴列平 装帧

责任编辑 刘蔚	美术编辑 吴列平
责任校对 石玲凤	技术编辑 史建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3.5 插页 2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63,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上海虹桥快速印刷	1998 年 1 月 2 次印刷
有限公司排版	印数 11,001—16,000
江苏省丹阳人民印刷厂印刷	

ISBN7-5324-3391-9/G·958(儿) 定价:4.90 元



内 容 提 要

60年前,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后,疯狂屠杀我国无辜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共有30多万中国人惨遭杀害,千年古都成了人间地狱。南京大屠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屈辱和惨痛的一页。

本书根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自述,当年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见闻录以及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日记等,记述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在占都金陵犯下的惨绝人寰的暴行。真实可信,振聋发聩。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本书是对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有力回答。青少年阅读此书,可以激发爱国主义精神,牢记历史,以史为镜,发奋图强,振兴中华。

目 录

第一章 幸存者的控诉	1
一、刘永兴难忘中山码头血浪	2
二、潘开明犹闻煤炭港腥风	7
三、唐广普祭奠草鞋峡冤魂	11
四、伍长德诉说秦淮河蒙难	16
五、夏淑琴东瀛控诉国恨家仇	20
六、倪翠萍学府哭诉伤疤由来	23
七、李秀英 37 条刀疤条条刻心上	26
八、罗谨、吴旋冒死保存血证照片	29
第二章 加害者的自白	33
九、曾根一夫用良心自白	34
十、东史郎公布战时日记	43
十一、太田寿男供述毁尸灭迹	52
十二、随军记者战地闻血腥	56
十三、“满铁”档案披露大屠杀真相	62
十四、广田电报承认日军暴行	65
第三章 外籍人士作证	69
十五、拉贝先生奋力救助南京难民	70
十六、魏特琳女士保护老弱妇孺	77
十七、马吉牧师拍摄日军暴行	81

第一章 幸存者的控诉

这是一位位从日本侵略者屠刀下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这是一篇篇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血与泪控诉的檄文；这是一份份活的历史证人的极具价值的口碑资料。

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悲惨遭遇；他们，都有着共同的不堪回首却终身难忘的历史记忆；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对侵略者的愤恨！

公元1984年，南京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普查，发现有1756位亲身受害、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证人仍健在。让我们从中请出几位历史的证人，从他们惨痛的历史回忆中，去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反思历史，你会进而懂得昨天、把握今天、拥抱明天。因为，历史是一本教科书。

请看，幸存者们在向你诉说：

一、刘永兴难忘中山码头血浪

南京中心大酒店。

1997年5月26日晚，日本华侨协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在这里下榻。

林先生与我结识多年。闻讯他再次来宁，我立即驱车去看望他。

头发花白的林先生，大概是因为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缘故，这位祖籍福建的华侨，中国话说得不太流利，但对祖国却一往情深。多年来，他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呼号，在日本华侨界赢得盛誉。

林先生快人快语，见面后立即向我提出，今年是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真相，他此次来宁目的，是要采访并拍摄当年中山码头大屠杀的幸存者刘永兴老人，而且一定要在长江边当年受害的现场。

我们设法满足了林先生的要求。次日上午，请刘永兴老人一起来到位于长江边的中山码头。

今年已是83岁高龄的刘永兴，虽已满头银丝，但身板硬朗，说话声音亮似洪钟。

滚滚的长江水，令刘老思绪难平：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一日（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城的。我家住在张家衙19号。当时，我24岁，家有父、

母、妻子以及 21 岁的弟弟五口人。开了一个小裁缝铺子，全家人依靠裁缝手艺生活。

“冬月初十(12 月 12 日)上午，我们全家搬入安全区的大方巷 14 号后面的房子里。”

“就是那个外国人设立的国际安全区吗？”林先生以核实性的口吻问刘老。

“是的！其实安全区也不安全喽！”刘老长叹一声，继续说道：

“冬月十四(12 月 16 日)，记得是一个大晴天。因为惧怕日军，我们全家入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下午 3 时左右，一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示意要我俩跟他走。

“我心里确实不想跟他走，但又不敢。因为我曾亲眼看见一位姓钱的私塾先生(私立学校老师)，因为不听日本兵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枪杀。”

“他们把你带到哪里去了呢？”林先生关切地问道。

“出门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日军要我们到下关码头去搬运从东京运来的货物。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是日军欺骗我们的谎言。”刘老愤愤不平。他接着说：

“这时，我们发现，一同被从家里驱赶出来的，还有住在附近的 30 多个人。我们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到了傍晚时分，场上陆续坐满了被抓来的一大批年轻人。日军要我们 6 至 8 个人一排，开始向下关中山码头方向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队伍的前头，紧跟着一小队端着枪的日

军。队伍里，除了大约 30 多个穿着军装的被俘的中国军人外，全是清一色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押着我们的日军，还用马驮着 20 几挺机关枪。队伍的最后面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日军军官押阵。一路上，我们看到中山北路街道两旁有不少男女尸体，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也有一部分是中国兵。”

“你们当时大约有多少人？”林先生提问道。

思绪仍停留在当年受害现场的刘老，过了一段时间后才醒过神来。

他看了看林先生，肯定地说：

“被日军押到中山码头时，江边已有好几千人。日军先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上了机关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心想，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大家一起跳江。

“日军用绳子捆绑了队伍后面的一些人后，开始用机关枪向人群猛烈扫射。这时，天已黑了下来，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纷纷往长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到了江里。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扔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机枪打死，有的被手榴弹炸得遍体鳞伤。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岸上人的鲜血，与江里人的鲜血汇合到一起，江水被染红了，成了一波一波的血浪。”

说到这里，刘老流下了一行凄楚的泪水。他看了看江里，好像要找寻着什么。

在一旁的林先生也愤怒地说：“太惨了，真是太残忍了！不敢想象，日军把长江边作为杀人的屠场。假如长江水有灵，一定会记下这千古遗恨的。”

刘老接过林先生的话题说：“是的，是的。当时的情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就是现在，我每次到江边，仿佛还能闻到当年江水的血腥。”

林先生又问：“刘老，您和弟弟在江中还在一起吗？后来的情况怎样？”

刘老对天长叹一声，慢慢地继续着他的回忆：

“一阵混乱后，我和弟弟在江中散失了。估计他是被日军子弹射中后，尸体被江水冲走了。”

“我随江水漂流到停在江中的一艘军舰边上，后又被波浪冲回离岸边不远的地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岸边猛烈的机枪和手榴弹声，把我的耳朵震聋了，至今还留有耳疾。”

“日军杀人后，又向尸体浇上汽油焚烧，他们是在毁灭尸灭迹。”

“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发现没有被打死和烧死的，就用刺刀补戮，就连漂浮在江边的也不放过。幸亏我离岸较远，日军未看清，才免于一死。”

林先生问刘老：“后来，您是如何逃离屠杀现场，得以幸存的呢？”

刘老望了望周围的人，接下了沉重的话题：

“天快亮时，日军撤走了。我忙从江里爬上岸来。看到

岸边的尸体，一个个被烧得焦头烂额，惨不忍睹。当时，我在江里泡了将近一夜，全身麻木，也不知道害怕了，换了一件未被烧着的死人的衣服，爬到一个农民挖的防空洞里。

“洞里十分暖和，我在里面躲了一天。一天没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又饥又渴。(12月17日)天快黑时，我才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由于不识路，胡乱地跑到下关三所村，记得那儿有个尼姑庵，庵附近住了不少农民。我跟他们说好话，才住了下来。

“后来，我又被日军抓去做苦力，帮他们烧饭，直到12月28日，这批日军要去小丹阳，我才逃回家。

“我弟弟再也未能回来。我父亲常常拄着拐杖含泪四处寻访，一直杳无音讯。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在中山码头搞大屠杀的，是日军中岛部队(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

“呜……呜……呜——!”辽阔的江面上，传来了轮船拉响的汽笛声。那低沉浑厚的声音，仿佛在为当年的遇难者哭诉，又好似在为他们声声鸣冤。

林先生的摄像机从刘老身上，移向不远处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纪念碑”。这是一座由三个通体雪白的“人”字组成的碑，上方悬挂着一个献给中山码头遇难者的巨大雕塑花圈，寄托着人们对他们的永久祭奠。

主碑后面，立着一个长方形的呈巨人式的石碑，上面刻着写给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的祭文：

“当时避居国际安全区的青壮年难民，在此惨遭日军屠

杀者共达万人以上。其中,1937年12月16日傍晚,日军从避居于原华侨招待所的难民中,搜捕所谓‘当兵’嫌疑者五千余人,押解于此,用机枪射杀……”

林先生一边收起了摄像机,一边抚摸着纪念碑,动情地说:“对日军在中山码头大屠杀的残暴历史,幸存者可以作证!中山码头可以作证!古老的长江将永远为他们作证!”

二、潘开明犹闻煤炭港腥风

1997年3月30日,日本日中友协悼念南京大屠杀植树访中团全体成员,第12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2年,12个春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12年,植树团来了12次。他们像候鸟一样,年年从东瀛飞来,从未间断。

十年树木。该团自1986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种下的小松树,已经长成大树。植树团的发起人、老团长菊池善隆故去了,他的夫人捧着菊池的遗像来宁植树;长谷川太郎去世了,他的女儿带着他的部分骨灰,来到南京植树,实现父亲遗愿。

12年,12次访问,留下了12本由数百名日本国民写的观后感集。12本书,书名全都一个样:“绿的赎罪”。他们用南京植树这种特殊方式,向受难的南京人民赎罪。他们在浦口珍珠泉公园内亲手种植的5万多棵树木,如今已

郁郁葱葱，成长为一片绿色的森林。

12次，他们访问过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倾听他们的证言，每一次都受到深深的震动。这次，他们提出了要听一听煤炭港大屠杀幸存者潘开明老人的证言。

我们为他们请来了潘开明老人。

今年80岁的潘老，是南京汽车制造厂的退休工人。他方脸盘，一道浓浓的黑眉毛上面，有几条深深的皱纹。看得出，他是一位饱经磨难却身体硬朗的老人。

潘老接待过许多采访他的外国人。1995年，他还应邀去日本的大阪、京都等城市，面对日本人讲述南京大屠杀受害经过。这些经历使他在外国人面前并不拘谨。他开门见山地打开了话匣：

“我家原住在南京双井巷6号。我当时的职业是白天帮人剃头（理发）、晚上拉人力车。日军进南京前，全家搬到鼓楼二条巷难民区居住。

“日军进城的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2月14日，日军闯进我家，翻看了我的手。因为我是拉人力车的，手上就留有厚厚的老茧。日本兵大概认为我是中国兵，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把我抓去，拖到华侨招待所关了起来。到了第三天（12月17日）下午两点多钟，日军用绳子把我的手捆绑起来，和300多个中国人一起，押到下关的煤炭港。”

“煤炭港紧靠长江边上吗？”日本朋友白西绅一郎问。

“是的！当时是长江边的一个煤炭小码头，因为常有船在这里装卸煤炭而得此名。”潘老作此回答后继续说：



“大约在下午四点钟，我们到了煤炭港。日军把人们集中起来后，便开始用机枪扫射，进行集体大屠杀。在日军扫射时，我眼冒金星，一头栽倒在地，昏死过去。后来，许多遇难者的尸体压在我的身上，但我一点也不知道。

“大概在晚上九十点钟时，我醒了过来，感到身上很沉重，被尸体压得透不过气来。

“那晚的月光很亮。但我不知自己是否活着？我问自己，到底是人还是鬼？我心想，刚才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我们，我还能活着吗？可能我已不是人了？

“抬头一看，发现到处是尸体。但也看到有几个人坐着。他们中间有人被绳子捆着，有的没有捆。

“我壮着胆子，大声地说：‘老兄，救救我吧，我没有死。请把捆我的绳子解开。’

“于是，我们互相解开了绳子后，就各奔东西。有的抱着木盆渡江，有人跑到和记洋行。我是本地人，家中还有亲人，我不能这样不辞而别。

“我顺着铁路，走到火车渡江（浦口轮渡）的地方，到江边把脸上、手上的血洗掉，又到附近人家要了件衣服穿起来。

“天亮后，我往下关车站方向走，走到热河路，碰到4个日本兵，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给日本人拖东西到下关车站的。他们又问我有没有路条子？我说没有。他们就写了一张‘苦力我已使用过’的纸条交给我。

“我跟着4个日本兵一起进了挹江门。走到铁道部时，

日本兵走进了大门。我立即撒腿就跑，顺着察哈尔路，翻过一座小山坡，回到了难民区。终于与家中亲人团聚。”

潘老讲完后，植树团的日本朋友，还沉浸在肃穆的气氛中。过了一会，他们邀请他在馆内的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前留影，潘老欣然同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鹅卵石广场，铺满了象征着遇难者累累白骨的鹅卵石。广场的西南角的绿草中，掩映着一块小小的卧碑，上面清晰地刻着碑文：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从各处搜捕我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及平民3000余人，拘禁于煤炭港下游江边，以机枪射杀；其伤而未死者，悉被押入附近茅屋，纵火活焚致死。”

潘老指着这块石碑，深沉地对植树团的日本朋友们说：“在煤炭港当年我受害的现场，也竖立着一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和这里是一样的。”

潘老又说，煤炭港他每年都要去多次，但每次去，好像都能闻见当年的血腥。

三、唐广普祭奠草鞋峡冤魂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它标志着日本发动的侵略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遭到彻底失败。

8月15日，对现代日本人来说又是个争论不休的日